传主最亲近的家人、朋友和同事，皓首穷经地试图刻画一个“前半生制造原子弹把世人带入核时代，继而用后半生试图控制核战争威胁”的矛盾体。

希腊神话中，普罗米修斯从宙斯那里盗取火种赐予人类，为此恒久承受被老鹰啄食肝脏之苦。马丁给奥本海默传起同样的名字，认为他就像普罗米修斯一样，给了人类原子能的超能力，却在试图控制它时，遇到了当权者的惩罚。“罗伯特·奥本海默命运的讽刺之处是，他致力于社会公正、理性和科学的一生，却成为了蘑菇云下大规模死亡的隐喻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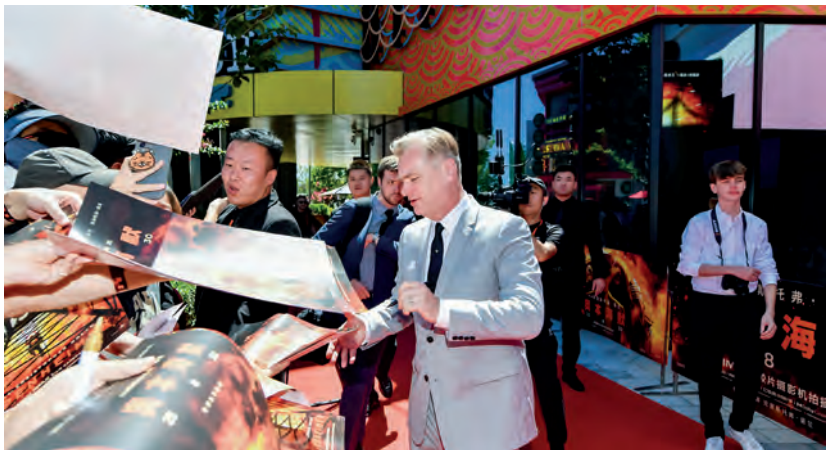
有理由相信，这本传记和这个人物，吸引诺兰的是他们的矛盾性和复杂性。

从矛盾性来说，极少有人因为抵达自己职业生涯的巅峰而被钉在耻辱柱上，但奥本海默却神奇地从“原子弹之父”，从美国的英雄，短短数年后就成了不被信任的危险分子，被反复窃听、审问、开除社会身份、剥夺政治权利。

从复杂性来说，奥本海默的一生牵扯到的人物也实在众多，三个总统（杜鲁门、艾森豪威尔、肯尼迪），数不清的政客（比如美国陆军将领莱斯利·格罗夫斯、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刘易斯·利希滕斯坦·施特劳斯），还有一个诺贝尔物理奖天团——爱因斯坦、量子力学创始人维尔纳·海森堡、“原子能之父”恩里科·费米、发明回旋加速器的欧内斯特·劳伦斯、提出“玻尔模型”的尼尔斯·玻尔、因“云室”闻名的帕特里克·布莱克特……科学天团和政客、间谍之间，千丝万缕。

复杂+悖论，这是什么，这是诺兰的双厨狂喜啊。想象一下一向擅长在电影里玩复杂结构、多线叙事、回旋反转的诺兰，见到这样的传主会是什么心情？估计只有两个字：拍他。

右图：北京首映现场诺兰给粉丝签名。



> 拍这部电影就是**要提醒年轻人，时刻警惕核战的可能。**

在上海首映现场，诺兰的儿子也和观众一起观看了影片。诺兰说，他曾经和儿子讨论过奥本海默，儿子当时说，核武器不是当下年轻人会担心和讨论的问题，而诺兰觉得，拍这部电影就是要提醒年轻人，时刻警惕核战的可能。

这一次，诺兰放弃花活

与《敦刻尔克》不同，这回的《奥本海默》，诺兰似乎更想拍摄一部主打真实的二战背景传记电影，真实到不讲技巧，真实到看不到什么花活。

坦白说，《奥本海默》对普通观众并不友好：走马灯一样上场的人物多如电话号码簿，需要你对本世纪初的科学家和二战时期的政客有一定的认识，不然就会忙着认人头；全片有非常多的对白，几乎三分之二的镜头都有人说话，因此你不仅要忙着认人头，英文不够好还要盯一盯字幕。作为编剧，诺兰似乎预设了大家都是老熟人，不管是在哥廷根开会还是在华盛顿开会，你对每一个进场的人最好是如数家珍。

而当你先做功课再去看，就会发现这次诺兰的力气都花在了“还原”上——

首先是几位主要角色的扮演者，都和原型本人非常相像（尤其是饰演奥本海默的基里安·墨菲），几乎是脸盲患者难以辨认的程度。当事人的穿着，细节到连一块腕表的年份都是对的。

其次是几个历史名场面的还原：

1942 年，38 岁的奥本海默被选中主导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发，开启了“曼哈顿计划”。

1945 年 7 月 16 日，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基地，“三位一体”试验成功，第一颗原子弹蘑菇云升空。

同年，奥本海默得知广岛长崎原子弹造成至少 22 万人死亡，去见美国总统杜鲁门，对他袒露心声：“我觉得自己的双手沾满了鲜血。”杜鲁门闻言从胸前口袋掏出手帕示意他擦擦手拉倒：“你认为广岛或长崎，有人关心原子弹是谁造的吗？他们关心是谁投下的原子弹。是我投的。你和广岛的核爆没有任何关系。”

此后，奥本海默一直用自己的影响力呼吁控制核武器，并极力反对氢弹研发和核军备竞赛，由此与美国称